

郭继德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不少英语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英美文化、欧美文化、英加文化和美加文化之间的影响和冲突问题，因而英美加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融合和冲突是该文集所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英语文学散论

Random Comments on English Literature



前 言

现在这个时候出版这部论文集，不仅仅是对自己几十年来从事英语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小结，更重要的还是表达自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的热烈祝贺和对她的衷心感激之情。因为正是 50 年前新中国诞生之时我才有机会进入学堂的大门；正是 20 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把我送出了国门，造就了我的今天。

每个青年人大概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梦。我还在县城上中学时就曾经“梦想”着上大学，“梦想”着大学毕业后出国“留洋”。那时候年小幼稚，想入非非，自己也认为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1960 年 9 月我迈入山东大学校门之后，似乎有了“好运气”，有了发展的契机。我中学时学的是俄语，但系里将我转入了英语专业学习，还当了学习班长。碰巧那年教育部决定在山大选拔一批出国留学学生，我是有幸被选中的学生之一。但 1961 年国家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教育部取消了留学计划，决定就地培养。我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喜欢上了文学。1961 年，老师推荐《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名作让我阅读，还读了法国、俄国等名家的一些作品，这引导我开始有兴趣窥视外国文学的圣殿，感到了文学经典作品的博大精深和震撼人心的魅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大门。1978

年，我赴上海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出国外语考试，翌年被派往加拿大皇后大学进修。等待了 18 年之后，我童年时代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开始了英语文学研究历程。

在皇后大学期间，我开始进修的主要是英国文学，准备回国后教英国文学课，但后来逐渐转向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和西方戏剧。我于 1981 年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主修美国戏剧，这是我回国后决定撰写《美国戏剧史》一书的基础。1983 年春天，我受美国新闻署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邀请，以国际访问学者身份访问美国，考察美国文学，搜集写书资料。1988 年秋天，获加拿大政府教学奖励基金，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多所大学进行学术考察，了解美加文学比较研究现状；同时又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主任、《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主编埃默里·艾略特（Emory Elliott）教授邀请，前往该校进行学术交流，让我介绍了阿瑟·密勒近况。在此之前我已三次见过密勒先生，他那个系的美国文学教授尚没有人见过密勒先生。1990 年 9 月，我受惠于中美政府文化项目，以富布赖特研究学者身份赴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做学术研究一年，完成了《美国戏剧史》和《加拿大文学简史》的撰写工作，回国后开设了加拿大文学课。1996 年，我再次幸运地成为中加政府文化交流项目的受益者，赴多伦多大学研究加拿大文学，于翌年 5 月初步完成了《加拿大英语戏剧史》一书的撰写工作。在过去的 20 年（1979—1999）里，我五次出国做学术考察和研究，这对我的英语文学教学与研究大有裨益：能充分利用国外的最新资料，亲自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摸准文学发展的新趋势；有较多的机会拜会美国作家和知名学者，例如，我在纽约市三次拜会了当代美国戏剧泰斗阿瑟·密勒先生，还访问过爱德华·阿尔比、克劳德·范伊塔利、黄大卫等多位作家，跟他们当面讨论学术问题，颇受启迪；那里有优雅宁静的学术环境，有充分的时间保证，做研究的效率高。

做学术研究，特别是做外国文学研究是有“苦衷”的，甚至是有风险的，即“政治”的压力是很伤人心的。一来政治运动，外国文学往往首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文革”那个非常时期的情况就不必说了，在那之后也还是经常发生不该发生的事。1974年春，有一位学生在系资料室借了一本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我碰巧在场，心里嘀咕着，这个同学真“勇敢”，事后党总支书记找到了我，责问我为什么不制止她借这种“坏书”。事实证明，这位共产党员学生没有被劳伦斯的小说“腐蚀”掉，早已是国家机关的重要领导干部了。又如80年代初期，全国清查“精神污染”，又是先拿外国文学开刀，把同学中出现的“自杀”等不正常现象归罪于美国文学的“坏”影响，我不得不几次代表美国文学研究所向学校领导汇报并做检查，因为我不能让自己的老领导去做检查。说实话，真正的文学经典作品是人类“精神的食粮”，不会造成精神污染，而造成精神污染的作品肯定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思想的不断解放，“政治”压力似乎销声匿迹了，但其他方面的压力还是有的。例如，留学人员回国效力本是件好事，但有些人却说都是些在国外“混”不下去的人才回国，有“出息”的人都留在了国外等，这对回国人员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国外时，也曾有好心的朋友多次劝我不要回国，否则会“后悔”的。我迄今已五次出国均按时归来，也听到过风凉话，但并没有后悔过。我回国后教点书，做点研究，没有做出什么突出的成绩，但国家却时刻想着我。1995年，拙著《美国戏剧史》荣膺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迄今是国内惟一获此项奖的美国文学研究成果。1996年，国家批准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这绝不是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一种荣誉。国家教育部主办的《神州学人》1997年4月4日出版的第四期里有文章提到了“山东大学教授郭继德第五

次按时回国，报效国家”之事。这些都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国家了解你，个别人说几句风凉话又有什么关系。

另外，当今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对学术研究造成很大的冲击。要真正做好学术研究，必须不受其影响，甘于寂寞，甘于孤独，甘于清贫。不少埋头于学术研究的人往往“一贫如洗”，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不断地取得新突破，做出新贡献。但也有不少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离开了学术阵地，学术园地里出现了冷冷清清的不正常现象。另有一些人仅仅是把学术研究当做提职称的手段，一旦达到目的，便将其束之高阁了。当代学术大师季羨林先生在自己的《学术回忆录》中批评过这种人，说：“有的人为了提职，需要提出‘著作’，于是就赶紧炮制。有的人为了成名成家，也必须有文章，也努力炮制。”这类人做学术的动机不纯，从没有把学术研究当做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季老也赞扬了中国学术界有一批“学术道德高尚”的人，“他们专心一志，惟学是务，勤奋思考，多方探求，写出来的文章，尽管有点参差不齐，但是他们都是值得钦佩、值得赞美的，他们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脊梁”。先生的看法是他在学海里拼搏一生之后做出的最精炼的概括和总结，是“治学”的至理名言，是我们这辈人的座右铭。做学问，首先是做人。我们这辈人往往胸无大志，不思进取，在学术研究上碌碌无为，甚至半途而废。先生的谆谆教诲无疑是对我辈人的批评和激励。

回顾过去，共和国走过了光辉的50年，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看看自己，从上小学算起在学校也已整整度过了50年，跟共和国同步，非常幸运，我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国家的关怀、学校的支持和老师们的培养。然而静下心来想想，心里又觉得空落落的，尽管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与研究，并没有做出突出的贡献，自己感到内疚，感到失望和泄气。但想想学术界前辈们的教诲，又觉得气馁是不对的，打“退堂鼓”更是没有出息

的。自己已届退休之年，但做学术研究是永远没有“退休”之日的。自己才疏学浅，显然做不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了，可即使是老牛破车，也应咯咯吱吱不停地前进。现在出版论文集就是在寻觅做学术研究的自我欣慰，旨在鼓励和鞭策自己。

自1979年以来，我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大小文章有百余篇，多是关于美国文学和加拿大文学的，也有文章涉及到英国文学或其他问题的。现在从中选出了34篇，准备结集出版。其中多数文章是照公开发表时的样子收入的；有的文章在发表时受篇幅限制等原因删节较多，这次采用了原稿；还有个别文章被收入了某种文集等，正等待出版，也收入了。

英国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其杰出的成就和对世界文坛的贡献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了。美国文学匮乏历史传统，受欧洲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的影响，发展迅速，也早已是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国了。加拿大民族文学是在英美文学影响的夹缝里成长起来的，迄今还显得有些稚嫩，但也已开始影响世界了。不少英语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英美文化、欧美文化、英加文化和美加文化之间的影响和冲突问题，因而英美加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融合和冲突是该论文集里的文章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本人对国别文学比较的探讨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但比较研究本身却是很很有意义的。美国和加拿大近在咫尺，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的，非常值得认真研究与探讨。自己有这方面的意向始于80年代。1988年赴加拿大考察美加文学比较研究现状，回国后开设了美加文学比较课程，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还招收了美加文学比较方向硕士研究生，但遗憾的是，由于其他工作任务繁重，这一重要研究课题没有得到深入探讨。

论文集中一些文章对现当代英语文学发展的新趋势进行了探讨，有些问题的确是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热门话题，作者只是谈了些粗浅的看法，抛砖引玉，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另外，还有文章

论述了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思想）对美国作家的影响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外国文学介绍的多，对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学的影响研究重视不够。

论文集中收入的文章内容涉及到多个国家的文学现象，涉及面广，有些问题又是刚刚出现的文学现象，国内材料比较短缺，对其如何评鹭，一时难有定论；况且自己学识浅陋，能力有限，难免分析不够透辟，观点狭隘，结论可能失之偏颇，甚至谬误。这只是一隅之见，诚请方家赐正。

在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我得到了国内外许多朋友的大力支持，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友情。家中妻室儿女一贯全力支持我做学术研究，特别是内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更使我感动，这是一份难得的亲情。河南人民出版社多年来支持我做学术研究，已经给我出版了三部学术著作，这次又毫不犹豫地承担了出版论文集的任务，这种无私的支持和鼎力相助正体现了他们对事业的真情。我衷心感谢河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所有的同志，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一片真情。

郭继德

1999年9月29日于山东大学



郭继德, 1942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单县。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 留校执教至今。现任山东大学教授、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校文科学术委员会委员、省级重点学科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211工程”项目负责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兼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全国英国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山东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央戏剧学院奥尼尔研究中心顾问、青岛海洋大学教授等职, 是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尤金·奥尼尔研究会、美国大学戏剧教育研究会、世界大学英语教授研究会等国外学术组织成员; 曾任山东大学美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代所长, 《美国文学研究》和《美国文学丛刊》编辑部主任、《山东大学文科学报》编委等。曾五次受惠于中美和中加政府文化交流项目, 赴加拿大皇后大学(1979—1980)、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81)、哈佛大学(1983)、普林斯顿大学(1988)、纽约市立大学(1990—1991, 为富布赖特研究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96—1997)等校进行学术交流、考察和研究。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 重点是美加文学和西方戏剧, 已发表论文100余篇, 出版学术著作、工具书、编著、译著等20余部, 包括《当代美国文学词典》(1987)、《阿瑟·密勒论戏剧》(1988)、《加拿大文学简史》(1999); 多项成果获省部级奖, 如《美国戏剧史》获山东省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国家教委首届(1995)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

1999/5

责任编辑 刘玉军
美术设计 李健强
版式设计 胡颖君
责任校对 杨运才

目 录

前言	(1)
当代美国文学中的新现实主义倾向	(1)
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与文学	(9)
索尔·贝娄和莫迪凯·里奇勒的小说创作	(19)
美国社会“浮沉”的见证	
——约翰·厄普代克和他的“兔子”小说四部曲	(38)
论社会风俗小说家卢里的创作道路	(43)
美国的现实主义戏剧	(54)
一场全国性的群众戏剧运动	
——论美国小剧场运动	(75)
美国戏剧舞台艺术风格的变化	(81)
当代美国戏剧艺术探索	(91)
美国当代少数族裔戏剧	(97)
80—90 年代欧美戏剧的主流	(112)
80—90 年代美国戏剧的特点	(115)
百老汇见闻	(129)
百老汇戏剧在走下坡路	(141)
论奥尼尔对西方现代人生的多角度探索	

——纪念尤金·奥尼尔诞辰一百周年	(145)
奥尼尔戏剧创作风格的雏形	
——论奥尼尔早期剧作的思想艺术特点	(165)
奥尼尔的戏剧创作与中国哲学思想	(178)
爱尔兰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评奥尼尔的《诗人的气质》	(191)
阿瑟·密勒的戏剧理论与创作	(206)
访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密勒	(219)
阿瑟·密勒与中国	(222)
阿尔比与荒诞派戏剧	(226)
谢泼德戏剧创作艺术风格的变化	(240)
美国喜剧作家西蒙的戏剧艺术	(250)
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大卫	(254)
《西贡小姐》在百老汇引起风波	(258)
加拿大文学形成的哲学思想背景	
——兼论与美国文学的差异	(262)
加拿大犹太文学的思想艺术特色	
——兼论与美国犹太文学的异同	(278)
加拿大民族戏剧的崛起	
——论两战期间加拿大戏剧的发展特点	(293)
当代加拿大英语戏剧发展趋势	(312)
加拿大现代派诗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319)
犹太作家莫迪凯·里奇勒的小说创作	(335)
艾米莉·勃朗特与《呼啸山庄》	(347)
荒诞派戏剧的评价与借鉴问题	(359)

当代美国文学中的 新现实主义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风靡一时，文化艺术沿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这种情况于 70 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在 80 年代有了明显的变化，一些作家渐渐地对五六十年代颇为盛行的五彩缤纷的实验写作手法失去了兴趣，开始回头重视写现实题材，更多地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受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影响的痕迹又依稀可见，这类作品被评论家称为新现实主义作品。当然，现在尚难说新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已经形成，但文学作品回头写实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在美国文坛上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目，也是肯定无疑的了。

首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写作重心有了转移，即创作主题有了变化。在五六十年代，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离家出走，家庭破裂，反映了家庭这个最小社会单位的解体现象。特别是“垮掉的一代”作家更是热衷于写年轻人放荡不羁的流浪生活，独身主义和群体生活等。例如，杰克·凯鲁耶克（1922—1969）的代表作《在路上》（1957），写一帮年轻人五次往返于旧金山和纽约市之间的经历，他们过着群体生活，借酗酒、性爱、吸毒、过漂泊流浪生活来发泄心中的郁闷，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愤懑。但从 70

年代中期以后,不少作家开始写家庭“回归”主题,即写大团圆主题,跟早期作品写离家出走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代美国文坛上颇有声望的黑人女小说家艾丽斯·沃克(1944—)的代表作《紫色》(1982)是黑人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于1983年获普利策小说奖。此书写的就是“大团圆”主题。女主人公西莉亚是一个出身贫苦的南方黑人姑娘,在豆蔻年华之际,先遭继父奸污,后受丈夫百般虐待,最后意识到自由的珍贵,毅然“冲”出了家庭牢笼。作者精心地设计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不是出走的西莉亚归家,而是大男子主义思想极为严重的丈夫“屈尊”来到她的缝衣铺,真心地承认错误,主动道歉,得到谅解和宽恕,从此言归于好。80年代另一位著名女小说家艾莉森·卢里(1926—)的获1985年普利策小说奖的力作《异国恋情》(1984),写的也是“浪子回头”主题。主人公弗雷德·特纳是美国科林斯大学英文系教授,借休学年假之机到英国伦敦做学术研究,跟贵族出身的英国演员露丝玛丽邂逅,堕入情网,但工作的召唤,特别是在美国的妻子的殷切盼望,使他在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精神折磨之后回到了妻子身边,“破镜重圆”。其实,卢里早在70年代就开始写这一主题了。她的另一佳作《泰特家的风波》(1974)中的主人公布赖恩·泰特教授跟一女学生有暧昧关系,妻子为了报复也试图跟别人私通,导致家庭出现了一场思想危机,但作者把这部小说写成了“人间喜剧”,让泰特夫妇重修旧好。当代写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不胜枚举,这不仅仅反映了作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未来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普通人的良好愿望,希望结束“流浪”生活,回到家庭中来,过安定恬适的生活,这正是七八十年代人们社会心态在文学作品中的真实反映。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也反映出作者对那个社会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一些作家热衷于因袭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回到19世纪下半

期或 20 世纪初期的现实主义作家所探讨过的主题上，如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常写的国际主题，特别是欧美文化冲突主题。卢里的《异国恋情》是这类作品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它集中写了欧美文化冲突，美国人的“天真质朴”同欧洲上层社会的世故诡谲的对峙。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查克淳朴憨厚，说话直率，几乎在伦敦所有的社交场合都成了英国上层社会的名流所嘲笑奚落的对象，也使女友文妮感到甚为难堪，那种尴尬的局面几乎令她难以承受。文妮是美国人当中的“亲英派”，她和查克的朋友关系中也显露出欧美文化冲突的影响。例如，她对查克的雨衣的态度和感情上的细微变化真实地反映了她对查克的想法和感情上的变化，从蔑视到爱慕，最后倾心委身于他。她一直设法要处理掉这件“雨衣”，实际上是要“改造”查克身上从美国带来的，或者说固有的“乡土气”，以适应英国上流社会，成为她的一位“体面”的朋友。她的努力并没有如愿以偿。弗雷德和露丝玛丽之间的感情纠葛更集中地反映了欧美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弗雷德·特纳“亲眼目睹了英国上流社会的一些玩乐情景之后，竟惶惑地感到，弄不清楚自己到底已经进入了亨利·詹姆斯哪部小说所描绘的情景之中”^①。在詹姆斯笔下，美国人常常落入欧洲人设下的陷阱之中而不可自拔。卢里笔下的弗雷德也堕入了“爱情”的泥潭，狡诈的露丝玛丽为“阻止”他回国，“惩罚”他对爱情的“背叛”，自己故意装扮成女仆，以拒绝见面来从感情上折磨他。在弗雷德的心目中，伦敦同露丝玛丽一样是虚假的，是疯狂的。在这场感情的较量中，弗雷德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也就是说，在这场欧美文化冲突中，英国文化占了上风，美国文化处于劣势。卢里的这部作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写作风格上，显然是沿袭了詹姆斯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风格。

^① 见 1984 年 9 月 30 日《华盛顿邮报》第 6 版（图书栏）。

从写作技巧上讲,80年代不少美国作家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和前一时期构成了鲜明对比。赫尔曼·沃克(1915—)、欧文·肖(1913—1984)、艾伯特·马尔兹(1908—)等人是以现实主义笔触写战争题材闻名的作家,特别是沃克,他的《战争风云》(1977)和《战争与回忆》(1978)这两部战争史诗,从多种角度逼真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状况,因而颇受世人青睐。约翰·厄普代克(1932—)、诺曼·梅勒(1923—)、约翰·契弗(1912—1982)、乔依斯·卡洛尔·奥茨(1938—)等人是一批城市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们以写城市题材闻名遐迩。厄普代克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他的兔子小说四部曲《兔子,跑吧》(1960)、《兔子回来了》(1971)、《兔子富了》(1981)和《兔子休息了》(1990),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小说奖,作者通过对哈利一个普通家庭的兴起和败落的细致而逼真的描写,有力地抨击了美国当代社会的腐败现象,成人世界的堕落,政治、性和金钱的一片混乱和困境,成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泥潭”和人世沧桑的见证。沃克的《紫色》完全是以书信体形式的叙事手法写成,没有受到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影响的丝毫痕迹,是一部地道的现实主义佳作。《异国恋情》是美国文学回头写实的另一例证。它因袭传统,有完整的情节,有安排得非常得体的严谨结构。两对情侣的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构成了贯穿全书的两条主线,有时并行不悖,有时“有机地交织在一起”^①,时刻激荡着读者的心扉。这种爱情故事的格局也明显地受了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弗雷德和他研究的18世纪英国剧作家的约翰·盖依的代表剧作《乞丐的歌剧》(1728)中的主人公马希思是雷同人物,即他们同女主人公一见钟情,“勾引”了她,然后

^① 引自1984年9月13日《纽约时报》文艺版。

又将其“抛弃”。他们都是大西洋彼岸来的“入侵者”，在伦敦各自卷入了一场“爱情风波”，随着他们的离去，“风波”也逐渐平息下来。显然，这种开场和结尾的方式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上面提到的例子都是当代美国文学回头写实的佐证，其他类似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另外，从6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非虚构小说，虽然不能说是“回头”写实的作品，但它无疑助长了写实的气氛，因为这类作品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故又被称为纪实小说。杜鲁门·卡波特(1924—)的《凶杀》(1966)就是这类作品中最典型的例子。它写的是一桩真实的凶杀事件，即原原本本地记述了两个四处流浪的精神变态者杀害堪萨斯一个德高望重的农民全家人的案子。在凶手被处决之前，作者采访了他们，根据搜集和录制的材料，写成了一部轰动美国的小说，甚为畅销，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模式，很快风靡一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非虚构小说”。这种写作体裁从此变得时髦起来，迄今为许多人所仿效。

这种回过头来写实的现象已经越出了小说领域，并已波及到戏剧创作。在五六十年代里，实验戏剧盛行，不少以写实验戏剧闻名的剧作家开始重视现实主义戏剧技巧和严肃的主题，即转向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模式。萨姆·谢泼德(1943—)可以说是经历了这种转变历程的一个典型例子，他的戏剧创作颇像美国现代戏剧奠基人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创作，“他从实验戏剧向更为现实主义的戏剧形式转化的过程也颇像奥尼尔”^①。他的家庭三部曲《挨饿阶级的诅咒》(1976)、《被埋葬的孩子》(1978)和《真正的西部地区》(1980)是他转向现实主义模式之后的代表作，有现实主义背景，有直线发展的故事情节和连贯一致的人物形象，

^① 鲁比·科恩：《美国戏剧家新秀：1960—1980》(1982年)，第71页。

写的是严肃主题。有“百老汇喜剧之王”称号的尼尔·西蒙(1927—)以喜剧幽默的笔触写人们所熟谙的城市生活题材,很受观众欢迎,只因商业化色彩浓郁,遭受到戏剧文学界的冷落。但他在《迷失在扬克斯》(1990)一剧中所写的也是严肃主题,即写劫后余生的一家犹太人在纽约市挣扎求生的人生轨迹,舞台艺术风格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没有任何现代派戏剧艺术手法影响的痕迹,但它却问鼎1991年普利策等数十项戏剧大奖,奠定了作者在美国戏剧文学界的地位。这不仅仅反映了观众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顺应了美国文学回头写实的时代潮流。它的巨大成功也是观众和读者对回头写实作品的有力的肯定和赞赏。

作家回头写实并非是单纯地重复旧现实主义传统,这只是相对而言。一些作家在前一个时期特别重视实验艺术手法,然后又转向更多地运用现代主义手法来进行创造,但同时又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中汲取营养,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因而被称为新现实主义手法。厄普代克的小说是典型的城市现实主义代表作,但他也偶尔运用意识流、精神分析等现代主义手法,同时又有受到了存在主义、宗教思想等影响的痕迹。沃克的《紫色》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同时又有同性恋等现代题材的内容。意大利裔剧作家艾伯特·英诺雷托(1948—)的代表作《吉米尼》(1977)将住在费城南区的一个意大利裔美国家庭真实地“搬”上了舞台,展示了这个家庭吃意大利面条的真实的热闹场面,这显然是受了戴维·贝拉斯科(1853—1931)当年在舞台上建饭店、做饭的那种“照相”式的现实主义舞台艺术风格的影响,但剧作的主题是探讨现代人的生活轨迹,所表现的是当代年轻人在处理恋爱和“同性恋”问题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场“思想危机”。约翰·古厄尔的剧作《穆齐卡》表现了人物受伤时的鲜血淋漓的“真实”场面,给观众造成了一种恐怖感。玛丽娅·福尼斯